

花火

三生三世
系列
09



天生 偶成

④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同心镜里姻缘天定，月下红线上羁绊重重，
当小魔星遭遇驸马将军，到底是谁死谁生？

结合真实爱情故事
总编小狮领衔策划
「天生一对」恋爱日记本
一套两册甜蜜赠送

《花火》A、B 每月 6 万册
连续半年火热连载推荐
亿万积分大神十四郎
强势问鼎晋江古言榜第二名
的甜情虐爱之作

最聪明不过一颗蠢蠢欲动的心
最感伤不过一个爱而不得的人
十四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佳偶天成 / 十四郎著. —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7

ISBN 978-7-5358-6836-7

I. ①佳… II. ①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16816 号

总策划: 邹立勋

责任编辑: 周霞 刘艳彬

创意策划: 花火工作室

特约编辑: 夏玉琼 龙洁

装帧设计: 刘艳

插图绘制: 花拾

出版人: 胡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编: 410016

电话: 0731-82196340 82196334 (销售部) 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 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
印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10 mm×1000 mm 1/16

印张: 16.5

版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2.80 元



001 第一卷

城里有很多人人家都从外地买媳妇，想来相公也是可以买的。没关系，她别的不多，就钱多。

057 第一卷

眼前这张脸真是怎么看怎么让人喜欢，虽然还是有点面瘫后遗症，时不时就发作一次，但相公这种东西还是自己的好，她不在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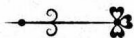
131 第二卷

当初抓着她囚禁不放的人就是他，后来悔婚，害她婚礼当日新娘变弃妇的人也是他，再后来洋洋洒洒提亲，说要真正做夫妻的人也是他，眼下非说她醉了，用捆妖索捆她的人还是他——

他他……他……真是男人心，海底针！



目录



173 第四卷

「陆千乔——你一定要回来啊——」
她用力大叫。

她总是这样连名带姓叫他，不见缠绵，却又刻骨铭心。

嘴边的白雾模糊了他的双眼，铁石一般的身体里有一股无法抑制的冲动。
没有办法往前，我不可能再往前走一步了。心底的声音轻而坚决。



235 尾声

终于找到老婆的陆千乔黑着脸走过来，拦腰将她抱起，掂了掂，确定没短斤少两，这才松一口气，傲然转身出门，将外面那群灵鬼当成空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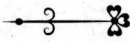
欢乐的岁岁朝朝便这样过去了。

255 后记

每个人都一心一意



目录





第一卷

城里有很多人家都从外地买媳妇，想来相公也是可以买的。没关系，她别的不多，就钱多。



一、梦中惊鸿

过了五月，辛湄便要满十六岁，她爹最近也越来越发愁。某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他突然问：“小湄啊，你看大师兄如何？身体壮，人又老实，你嫁给他绝不会被欺负。”

辛湄正在夹肉丸子，一下没夹好又滚了回去，她想了想：“也成。”

门外传来一阵水盆翻倒的声音，推窗一看，大师兄正掩面狂奔，惊慌失措。

辛雄奇道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大师兄泪流满面地扑过来：“师傅！弟子早已有心上人！求师傅不要把师妹塞给我啊！”

辛湄又在夹肉丸子，又没夹好，这次滚到了地上。

辛雄素来是个善心的师傅，不好意思强迫自家弟子娶女儿，只得罢了。眼看五月将至，辛雄越发烦躁，某日吃晚饭，他又问：“小湄啊，你看二师兄如何？皮肤白，嘴巴巧，跟着他你每天都开心。”

辛湄想了想：“也成。”

门外再次传来水盆翻倒的声音，这次是二师兄掩面狂奔。辛雄只得放弃让兔子来吃窝边草的念头。

从辛湄十五岁开始，辛雄就开始为她操心婚事了。

辛邪庄说富也挺富，说有名也确实有那么点名气，一直靠着豢养灵兽，贩卖给各大修仙门派为生。这样的人家，辛雄又不是什么吝啬之辈，想找个女婿其实非常容易。

奈何辛湄刚满月的时候，辛雄鬼使神差地请了娑罗山的玉清仙人来批命，玉清仙人凝神算了半日，最终摇头：“令媛命格十分奇特，将来的姻缘嘛……有些古怪，命中红鸾有半实半虚之态，未来夫婿乃半人半鬼，应当是克夫之相。”

这次批命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，于是城里人人都知道辛邪庄的那个姑娘是克夫命，自此人人警惕，谁也不敢叫辛老爷看上了拉回去做女婿。

眼看着辛湄一年年长大，辛老爷也一年年忧心，他就这么个女儿，这孩子娘又死得早，他也没续弦的打算，难道就让这独女一辈子不嫁人吗？

这几天他想了又想，几乎没睡好，不知怎么有天突然灵光一动，晚上叫了

辛湄来，笑道：“小湄，这次崇灵谷要一批灵兽，爹最近身体不大利索，你也大了，商人家的女儿不必搞那些闺秀把式，你带着货去崇灵谷交接，也算见见世面。”

辛湄见他目光闪烁，嘴角含笑，心里有些领悟，想想还是说：“其实吧，我觉得自己还小……”

辛老爷急道：“一点也不小了！你娘十六岁的时候生了你！十六岁还没嫁出去的姑娘就是老姑娘了！”

辛湄只好说：“那……我多在外面玩两天，结识一些……呃，外地的有为少侠，这样好不好？”

辛雄忙不迭地点头：“好极好极！若遇见合眼的，捎个信给爹爹，不必回来了，咱们在外地把婚结了再说！”

辛湄琢磨着，这次得多带点钱，去外地买个相公，好叫她老爹安心。

城里有很多人家都从外地买媳妇，想来相公也是可以买的，没关系，她别的不多，就钱多。

隔日她便换上便装，招了秋月出来，领着浩浩荡荡一群灵兽，往崇灵谷飞去。秋月是一只巨大且肥厚的鹌鹑，在她十岁的时候，爹便把秋月送给她作礼物，秋月长得奇丑无比，当初她看见它第一眼就吓傻了。辛邪庄养了那么多灵兽，有体态轻盈的仙鹤，有丰盈华美的鸾鸟，可她爹偏偏送她一只丑废了的鹌鹑！

不过这些年用下来，方觉得它好。无论遇到什么场合，秋月都镇定自若，很有大家风范，没事也不叫，安安静静地缩成一团睡觉。比起那些晃晃悠悠的灵鸟，它飞得又稳又快，偶尔遇见不长眼的飞贼，一翅膀扇过去，十个人也能扇晕。

辛湄从中悟出真理，男人也是一样，长得好看不算什么，好用才是硬道理！当然，她还是希望这次能买个好看又好用的相公。

崇灵谷离着辛邪庄足有上千里路，沿途还要横穿连绵万里的挽澜山，纵然秋月飞得快，后面那群灵兽却很娇嫩，吃不得苦，天一黑便嗷嗷叫唤，要吃饭要睡觉。

辛湄只得在挽澜山内找了块平地，扎营点火烧水。这帮灵兽被娇养惯了，非熟水不喝，非灵谷不吃，好在灵兽有灵性，绝不会私自逃脱，否则她一个人忙翻了也顾不过来。



黑夜的山林分外寂静，秋月的羽毛又分外温暖，辛湄只觉得困倦得不行，渐渐便意识蒙眬，靠在秋月身上睡着了。

睡到半夜，又觉得身后一直靠着秋月不知去了哪儿，彻骨的寒风吹在脸上，冻得她一哆嗦，缓缓睁开眼。

眼前是空荡荡的平地，灵兽们和秋月像是凭空消失了，只得她一人蜷曲着身体躺在地上。

辛湄这一惊实在不小，急忙将手指放在口中吹哨，连吹了十几声，若在平时，秋月早就拍着翅膀飞回来了，这次却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冷静，冷静……

她在心中默念，这种情况不是没遇到过，深山老林多鬼魅，想必是那些寂寞的鬼魂和她开个小玩笑。她从包袱里取出早已备下的纸钱和线香，一面用火折子点了，一面默默念诵。

诵到一半，她诵不下去了，眼前跳跃的火苗变成了鬼火般的绿色。

一阵阴风刮过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深处，传来女人幽怨的叹息，似哭似笑。辛湄一脚踩灭了绿火，转过头，只见密林中鬼火星星点点，染了血的红衣忽隐忽现，地上开始长出无数根头发，蠕动着，仿佛有生命一般。

不用说了，她运气不好，这趟遇见了传说中的厉鬼。地上浓密的头发开始聚集，最后变成一颗女人的脑袋，它骨碌碌地转过来，对着辛湄咧嘴一笑，五官俱是血淋淋的黑洞。

辛湄想了想问：“好吧，你们要什么？我这边除了纸钱线香，就只剩下空牌位和香炉了。”

出门在外露宿，这些东西必不可少，这是老爹传授的经验。寻常鬼魅只要数枚纸钱，三根线香便可安然无事，若是厉鬼，那可以供上香炉牌位，至少可抑制它一夜不伤人。可这次她遇到的不知是什么，连火折子都不能用了，擦出来的都是鬼火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那颗脑袋开始笑，从地上飘忽而起，脖子下原本是空荡荡的，渐渐却幻化出血衣的模样来，一路摇曳飘零，直直朝她飘来。

“等一下！”

辛湄大叫一声，厉鬼居然也真的停了下来。

“我还有这个。”她微微一笑，从贴身小袋里取出一张金色符纸。好歹也算半个修仙门派的人，身上不装一点驱邪的符纸就太不符合身份了。咬破指尖将血滴在符纸上，她轻轻一抛，那张专门用来驱鬼的符纸仿佛长了眼睛似的，嗖的一

声贴在厉鬼的额头上。

它愣住，她也愣住。

没有……反应。

辛湄愣了很久，感觉背后冷汗涔涔。那只鬼也愣了很久，仿佛有一滴汗从额头上滑下。

驱鬼的符纸都不管用，那，那只能说明一点了……

“你左边脸上，有块皮破了。”辛湄很好心地指着它烂糟糟的脸，提醒道。

“哦，谢谢。”厉鬼本能反应，顺手把那块皮抹上去，开口道谢。

尴尬的沉默流窜在两者之间……嗯，会说话的，不怕符纸的，只能说明这东西不是鬼。

良久，厉鬼说：“就这样吧，我走了，祝你做个好梦。再见！”

它转身就跑，冷不防背后一紧，辛湄一把抓住它的后领，将它整个提起来再翻转过来，它那张十分恐怖的脸就正对上她。眼前这位面如桃花身似杨柳的漂亮小姑娘，严肃且认真地盯着它看了良久才说：“原来你不是鬼。”

它手忙脚乱地挣扎，奈何这位姑娘看着柔弱，力气却着实不小，居然挣脱不开。啪的一声，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它脸上，它被打蒙了。

辛湄一面抽其耳光一面大叫：“不是鬼就是妖怪！死妖怪！把灵兽还给我！不然我就把你煮了吃掉！”

它被打得哇的一声哭了，身体突然蜷成一团，一阵烟雾飘过，什么红衣厉鬼满地青丝都消失不见，在她手里提着的是个看上去十一二岁的小少年，背后还生了一双嫩黄的翅膀，想来是个鸟妖。

少年圆脸圆眼睛，此刻正哭得满脸鼻涕。

“说不说！说不说！”辛湄继续抽其耳光，突然瞅见他的翅膀，便道，“听说烤鸡翅很好吃。”

少年哭得更凶了，小翅膀扑腾两下，缩不回去，只好瑟瑟发抖。

辛湄打算从翅膀上拔几根毛吓吓他，指尖刚触到柔软的羽尖，只听身后一个冰冷却又十分好听的声音说道：“闭眼。”

她一愣，搞不清楚谁叫谁闭眼，一转头，手上却是一轻，鸟妖少年被人抢走了。

“喂！”辛湄急了，抬手要抢，对方却已飘然退了十几步。

黑暗里看不清他长什么模样，只觉应当是个男人，穿着浅色长衫，乌发垂肩。那只鸟妖被他提在手里，似乎是晕过去了。



他低头看看，停顿了一瞬，方抬脚欲走，辛涓急道：“等一下！我的灵兽呢？”

他回头，轮廓依稀深邃且清俊，目光相当不善：“出去。”

他手一挥，一道冷光疾射，正中辛涓肩膀。她浑身一震，猛然惊醒过来，身后的秋月还在打盹，眼前的火光依旧温暖跳跃，灵兽们也都睡在原地，没少一头。

她，她刚才只是做了噩梦？

辛涓捂住方才被打中的肩膀，并不疼，但被击打的感觉还在。翻翻包袱，少了数枚纸钱、三根线香，贴身小袋里的驱鬼符纸也没了。

不是梦。

二、貌美如花的狐仙大人

其后几天，夜间在山林露宿，再也没遇见任何异常状况。

听人说，挽澜山有一块地方建着皇陵，由于连着几代皇帝死后殉葬的人太多，搞得那边成日阴风密布，近几年闹鬼的传闻也越来越多。当今圣上又常年不去皇陵献殿祭祀，如今皇陵只怕已经成了妖魔鬼怪的聚集地。那晚的鸟妖和陌生男人，应当都是皇陵里的妖怪吧。

能在茫茫挽澜山中误入皇陵，还遇上那么不同寻常的事，这充分说明了，她的运气不是一般好，这趟出门必有收获，能买个好看又好用的相公回家让老爹开心。

一路飞到崇灵谷，已经是四天后的事。崇灵谷的守门弟子乍一见从天而降的巨大鹤鹑，均惊得张大了嘴。

这灵兽……可真拉风，从没有人有勇气用这么大又这么丑的灵兽。

待辛涓从秋月背上跳下，守门弟子的嘴张得更大了。

真……真是漂亮的姑娘啊……虽然为了赶路，只穿了样式最简单的青衣，却难掩其姿色。

她笑眯眯地走过来，双颊如细瓷般白皙剔透，笑靥娇痴无邪，无忧无虑，看到她这样笑，便觉得世上根本没什么烦心事。

辛涓走过去本来打算打招呼，顺便把灵兽交接了好拿钱，可守门的两个弟子

看着她只管脸红。

嗯，仔细看看，他俩长得都挺不错！

辛湄左看看右看看，觉得右边那个更有男人味一点，她喜欢真正的男人，对貌美如花什么的敬谢不敏。摸摸钱袋子，里面装了三千两银票，算买人的费用，这便随她回家吧！辛湄咳一声清清嗓子：“这位小哥，你愿不愿意……”

“是辛邪庄的辛老板吗？”大门内有人打断了她的话。

“是。”做生意最重要，相公的事可以慢慢商量。辛湄回答一声，朝那位小帅哥露齿一笑，看看他腰上的牌子，“哦，你叫张大虎啊。好，我记得了。待会儿找你，咱俩比试比试。”

光长得好看没用，还得好用，她需要试试他的身手。

他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想必就是戏里说的又惊又喜吧？辛湄的心情越发好，领着一群灵兽随管事仆妇进门。

崇灵谷算是辛邪庄的大客户，几乎每年都要进大批灵兽，往年都是她老爹跑这种远路，她还是头一次来这边。

这种仙人居住的洞天福地就是不一样，又干净又宽敞又漂亮，同样是普通的青砖瓦房，碧草红花，人家就能排列得别致。路边还能时常看见经过的谷主弟子们，个个清秀整洁，对她彬彬有礼地点头问好。

及至到了一栋华丽楼阁前，管事仆妇进去通报后又出来道：“辛老板，谷主说今儿心情不错，想见见故人，顺便留你在这里住几天。”

辛湄曾听老爹说过，崇灵谷的谷主是个千年前便得道的狐仙，为人最是和气，就算是小辈也可以放心跟他说笑，他绝不会责怪的。他肯让自己在这边住真是太好了，回头她就去找张大虎，谈谈买相公的事。

抬脚正要进去，忽听头顶一阵牛叫声，一辆破旧的牛车就这么从天而降，刚好落在她身边。车门一开，一团白影从里面滚将出来，一面赶命似的往楼里蹿，一面大叫：“让开让开！甄洪生！你这死狐狸快给老子滚出来！”

他蹿得飞快，辛湄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，回头瞅瞅管事仆妇，她一脸淡定，显是早就习惯了。

“辛老板，请。”她做出请上楼的手势。

人家都那么淡定了，她也不好意思大惊小怪地去询问，随即上楼。这栋楼外面看着是普通，内里却四季分明，一层楼一个季节。经历了春夏秋三个季节的美景后，辛湄站定在顶楼的台阶前，上面白雪皑皑，寒风凛冽，俨然是严寒彻骨的



冬季。

上得台阶，顶楼却是一方小小的庭院，有结冰的池塘，有冬天里结满小红果子的树木，还有一座积雪的小亭，以及，小亭里滚在一处的两个男人。

“给我！”压上面的男人气势汹汹。

“你求我啊，求我就给你。”被压在下面的男人媚眼如丝。

“你想死！”上面的人脸黑了。

“我不但想死，还欲死欲仙。”下面的人从善如流。

“你……”上面的人突然一愣，猛然抬头，望见站在门口呆若木鸡的辛涓，他僵住了。

“咦，你就是辛涓？”被压在下面的男人转过头，笑吟吟地看着她，“当年看见你时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小娃儿，如今长这么大了，快过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”

辛涓站了片刻，想想，还是转身下楼：“抱歉，打扰了，我过一会儿再上来。”

“站住！”

有人大吼，辛涓回头，就见方才压上面的男人如今已站在雪地里，他穿着一袭半旧的大袍子，瘦骨嶙峋，此时面上带着似羞愤、似恼怒、似绝望的微妙神色，死死地盯着她，小心翼翼地：“你误会了！”

多么经典的四个字啊，戏剧里常演的。譬如男人不小心同不是自己老婆的女人拉了拉手，抱了抱小腰，不巧又被老婆撞见了，头一句话必然是这个。再譬如女人被奸诈的情敌设计陷害了，相公对她就此冷言冷语，虐虐更舒心，她便必然要含着血，吐出这四个如山峦般沉重的字。

她很理解这种心情，绝不会做出让他们更加郁闷的反应，当即点头：“哦，我知道了。”

那人却更加抓狂，怒吼：“你知道什么了？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！你根本是什么也不知道！”

辛涓苦恼地抓抓脑袋，小亭里另一个男人却哈哈大笑起来，袖子一扬，一本半旧的书便落在那人手中。

“眉山，你这些年性子越来越火爆了，亏你还是个仙人，回去吃点清心丸。东西给你，不过一本酿酒册子，你就疯了。”

眉山将那本半旧小册子宝贝似的妥帖地放入怀里，此时再看着辛涓，有些尴尬，索性拂袖而去，声音从楼下传来：“你这里药草多，且让我住几天采些酿酒

药材。”

“小湄，过来这里。”小亭里的男人慢悠悠招手。

他脖子上围着一只活生生的白狐狸，动也不动，若不是会眨眼睛，辛湄真以为那是条围巾。白狐狸晶莹丰盈的皮毛上方，是一张含笑且温柔的脸，长得……长得真是貌美如花！

“呵呵，许久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”他抬手抚摸她细瓷般的脸颊，掌心馥郁温暖，“还这么漂亮。”

辛湄被他摸得浑身发毛，转而想起老爹交代过的，这位狐仙大人没什么长辈模样，不管男女他都喜欢摸手摸脚表示亲热，到时候随便让他摸两下就行了。可是他……他怎么摸到现在还不放手啊？

他又牵起她的手，翻过来仔细端详掌纹，半晌，又不动声色地翻回去，一面把她的手当做玩具似的放在掌中轻轻揉捏，一面说：“听说你爹近来很烦心你的婚事，你且在我这里住几天，谷里有许多年少俊俏的弟子，看上了谁便与我说。”

辛湄双眼顿时一亮，被他摸两下好像也没什么不舒服的了：“真的？其实我刚才就看上了守门的张大虎！”

甄洪生顿了一下，抬眼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，嗯哼一声：“怎么就看上他了？才来没几个月，又没本事，长得也一般。”

“没有啊，我觉得他长得很好。”

他低笑，恶作剧的心情忽起，风流的眉眼染上一丝魅惑之意，捏住她的下巴轻轻抬起，让她看着自己。

“有我好看吗？你看见我这样的，还会想着要他？你这小姑娘真没眼光。”

辛湄目光清澈地看着他，眼珠子转了两圈，似有些为难：“你……呃，狐仙大人你吧……怎么说呢……”

“只管说。”

甄洪生见她欲言又止，急忙示意她放大了胆子实话实说。他素来最在乎自己的容貌，当下扯直了耳朵想听听她如何评价。

辛湄很认真：“你长得像女人，我不喜欢貌美如花型的。”

甄洪生的心灵受到重创，顶楼的冬日雪景裂开，化作萤火之光消散在空中，楼阁恢复成原本雕栏画栋的模样。

气若游丝的狐仙甄洪生霍然起身，怏然着一步步地走远了。



像女人像女人像女人……他心里只剩这三个字在回旋，不停回旋。

他活了上千年，只有这句话对他的打击最大，简直是正中要害，打击得他都爬不起来。

“呃，狐仙大人？”辛湄愕然唤他，张大虎的事情怎么说呢？

他忽地转过身：“这叫俊美！俊美你懂不懂？！你这个什么也不懂的死丫头！我绝不会把门下弟子送给你！一个也不送！半个也不送！绝不！”

说罢，掩面狂奔而去。

三、又遇见他了

“管事大娘，狐仙大人还在生我的气？”春日午后，辛湄坐在开满香花的紫竹亭里一面吃米粉，一面问旁边的管事仆妇。

管事十分淡定：“辛老板放心，谷主不是肚量那么小的仙人。”

“哦，那他今天怎么穿成那样？还不时地回头瞪我？”辛湄抬头看看坐在对面河边钓鱼的狐仙大人，他穿了一身十分有男人气概的盔甲，腰佩长刀，平均一炷香的时间便起身到她面前踱方步走一圈，时不时还拔刀砍砍枯枝草皮什么的。只要她望过去，他使用一种恶狠狠又冷冰冰的眼神使劲地瞪她一眼，再若无其事地坐回去钓鱼。

说起来，昨天她帮新晋弟子们调教灵兽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时不时地出来晃一下，不过昨天他穿的是侠客大氅，用块黑布遮住一只眼，扮作独眼龙。对了，前天他好像是打扮成天师模样……

“他每个月都有那么特殊的几天，习惯了就好。”天天服侍仙人的就是不同，人家怎么就那么淡定呢。辛湄很佩服地点点头，继续吃米粉。

“咦，这小丫头怎么还在？”亭外某人声线拔高，问得特别不客气。辛湄转身，便见那个叫眉山的仙人怀里捧着大把色泽鲜艳的灵花灵草走过来，神色不善地瞥她一眼，那一眼的情绪真是复杂，包含了尴尬、恼怒、厌烦、故作高高在上等种种普通人很难一起驾驭的东西。

“灵兽又不是符纸，今天送来明天就能用，总得有人驯它。那些新弟子笨手笨脚的，我叫她留下帮个忙。”甄洪生把钓上来的鱼一股脑又丢回河里，解释道。

辛涓见眉山走进紫竹亭，便起身行礼：“见过眉山大人。”

眉山冷淡地“嗯”了一声，他看见她就烦躁，总会想起几天前自己丢面子的事情。对仙人来说，面子比天大，他实在是希望她赶紧消失到天涯海角，永远别出现才好。

一阵风吹过，他身上冲天的酒气飘过来，辛涓一面吃米粉一面说：“眉山大人，饮酒过量会伤身，你生得那么瘦弱，和我家后院晾衣服的细竹竿似的，还是多吃点饭比较好。”

眉山摸了摸额头，把迸出来的青筋用力按回去，他拒绝听见任何瘦、弱、纤细、竹竿之类的词，可是她一句话就把他的忌讳全说出来了，低头看看自己的手，犹豫着要不要把她掐死。

“见……见过谷主大人，眉山大人，辛老板……”一个怯生生的声音自亭外传来，辛涓抬头一看，乐了，赶紧吃完剩下的米粉，跳出去笑眯眯地唤：“大虎哥，有事？”

张大虎神色腼腆，声若蚊蚋：“只是来请辛老板传授灵兽教导之方……那只灵猴怎样也不肯吃东西，一靠近还抓我……”

“哦，没问题，我去帮你看看。”辛涓说走就走。

甄洪生在后面使劲地咳了几声，冷冰冰地瞪着她：“门下弟子不送。”

辛涓叹了一口气，好吧，不送就不送，可惜了一个不错的相公。

眼瞅着两人远去了，一头雾水的眉山问：“送什么？”

甄洪生钓起一条锦鲤，余怒未消：“小丫头看上守门弟子张大虎，说他是绝世美男。”其实他就是对辛涓扭曲的眼光十分怨念，美丑不分，张大虎那门板脸能是绝世美男，他如此这般英俊潇洒，居然被说成像女人。

眉山想起方才来的那守门弟子，方方正正的一张脸，如门板般板正挺拔，嗯，绝世美男……

他捧着肚子笑得滚到地上。

辛涓在崇灵谷一连住了半个月，于是意料之中，某日早晨一只云雀扑簌簌地落在她面前了，是他们辛邪庄专门用来传递消息的小小灵兽。

云雀腿上绑了张字条，她老爹火急火燎地写了一行字：女婿一事办得如何？一个月后你便满十六，在此之前，务必嫁出去！

最后五个字是用朱砂写的，鲜红夺目，触目惊心。

辛涓觉着自己最近确实散漫了，被崇灵谷好饭好菜养着，青山绿水赏着，居



然把这件顶顶重要的事情忘在了脑后。她满怀愧疚地回房收拾东西，当日就去跟甄洪生告辞。

这位小肚鸡肠的狐仙好像还在计较半个月之前的事，只道：“派人去通知张大虎，今天不许他守门，叫他在屋子里待着，省得总是被人惦记。”

辛湄抬头看看他，因见他为了凸显男人气概，腰上时刻挂着剑，胸口也时刻不忘戴着护心镜，外面罩一条黑绒披风，像要上战场似的。

她想了想说：“狐仙大人今日的装扮果然十分有英勇气概。”

甄洪生霎时乐了，眉开眼笑：“你如今终于有些眼光了，不错不错！”

她又说：“看着像画上的芄容将军，英姿飒爽。”芄容将军是琼国上古传说里英勇无敌的人物，当然，最关键的是——她是一个女将军。

甄洪生流着眼泪跑了。

辛湄心情变得很好，提着包袱，带上秋月，一路往回飞。没关系，回去这一路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镇，相公这种东西，果然要去凡人多的地方买，仙人都小肚鸡肠，很不靠谱。

崇灵谷内春光明媚，谷外却是阴雨绵绵，辛湄没带避水符，这种天气骑在秋月背上飞，那是自找罪受。因见前面有大片密林，她急忙示意秋月落在树顶，将它收成符纸装进怀内。

眼看天色将晚，今日只怕到不了城镇，只能露宿野外了。

她从树顶一跃而下，轻盈地落在地上，谁知底下刚好是一摊泥水，“啪”的一声溅了她半边身子。

辛湄无所谓地拍拍衣服，她就这点好，不像一般的女孩子对衣服的整洁有着苛刻的要求。要是庄里的大师姐被溅一身泥，只怕会晕过去，她连衣角上的一点小灰都不能容忍，看见了便要大呼小叫。

脱下外衣，在树下找了块干燥的地方用树枝晾起来，她还想把中衣也脱了晾干，突然觉得身后有什么不对劲。

回头，对面树下正站着一个人，手里捏着一把木剑，一柄小刀，地上满是木屑。

辛湄僵住了。这个男人丝毫不避讳，就这么直直地看着她，像看一个木头人。然后……

他身上脸上好像全是方才被她溅到的泥水……还顺着鼻梁往下滴呢。

辛湄木然转身，把架子上的衣服拿起来穿上，再取出手绢，走过去递给他。

“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她很诚恳地道歉。